

侠女奇缘

第三十二回 邓九公关心身后名 褚大娘得意离筵酒

上回书表的是安家迎娶何玉凤过门，只因这日邓九公帮的那分妆奁过于丰厚，外来的如吹鼓手、厨茶房，以至抬夫轿夫这些闲杂人等过多，京城地方的局面越大，人的眼皮子越薄，金子是黄的，银子是白的，绫罗绸缎红的绿的，这些人的眼珠子可是黑的，一时看在眼里，议论纷纷，再添上些枝儿叶儿，就传到一班小人耳朵里，料着安老爷家办过喜事，一定人人歇乏，不加防范，便成群结伙而来，想要下手。不想被这新娘子小小的游戏了一阵，来了几个，留下了几个，不曾跑脱一个，这班贼好不扫兴。好容易遇见了一位宽宏量大的事主安老爷，不和小人为难，待要把他们放了，这班人倒也天良发现，知感知愧；忽然不知从那横撑船儿，跑出这么一个邓九公来。大家起先还只认作他也是个事主，及至听他自己道出字号来，才知道他是个来打抱不平儿的，这桩事通共与他无干；又见他那阵吹谤懵诈来得过冲，像是有点儿来头，不敢和他较正。如今闹是闹了个乌烟瘴气，骂是骂了个簸米糟糠，也不官罢，也不私休，却叫他们把丢碎了那院子的瓦，给一块块整上，这分明是打主意揉搓活人。四个贼可急了，就乱糟糟望着他道：“老爷子，你老也得看破着些儿。方才听你老那套交代，是位老行家，你老瞧作贼的落到这个场中，算撒腿窝心到那头儿了；不怕分几股子的

脏，挤住了都许倒的出来，这丢了个粉碎的瓦，可怎么个整法儿呢？真个的作贼的还会变戏法儿吗？这不是人家本主儿都开了恩了，你老抬抬腿儿，我们小哥儿们就过去了；出去也念你老的好处，没别的祝赞，你老寿活八十好不好？”

这班贼大约也看出老头子是个喜欢上顺的来了，那知恭维人也是世上一桩难事，只这一句才把他得罪透了。他不问长短，先向那班人恶狠狠的嚷了一口，说道：“没你娘的兴，你九太爷今年小呢，才八十八呀！你叫我寿活八十，那不是活回来了吗？那算你咒我呢！你先不用和我油料着，你们也整不上这瓦，我给你条明路：这东西瓦铺里有卖的，人家本主儿盖房的时候，也是拿钱儿买了来的，你们丢了人家多少块，就只照样儿买多少块来，给人家赔上。索性劳你的驾，连灰带麻刀，一就手儿给买了来，再叫上他几个泥水匠，人多了好作活，趁天气早些儿收拾好了，夜里腾出工夫来，你们好再赶你们的正经营生去。讲到买几片瓦，也不值得打狠也似价的，去这一大群。匀出你们欢蹦乱跳这俩去买瓦；留下房上滚下来的和炉坑里掏出来的那俩，先把这院子破瓦拣开，院子给人家打扫干净了，也省得人家含怨。”那霍士道听了这话，心里先说道：“好，作贼的，算叫我们四个出了样子咧！有这么着的，还不及饱饱的作顿打，远远的作趟罚干净呢？”待要怎样，又不敢和他怎样，只有不住口的央及讨饶。他更不答言，便向安公子要了枝笔，蘸得饱了，向那四个脸上涂抹了一阵。内中只有霍士道认识几个字，又苦于自己看不见自己的脸，也不知给他画了些甚么。望了望那三个脸上，原来都写着核桃来大小“笨贼”两个字，好像挂了一面不误主顾的招牌；待要上手去擦，两只手

都倒剪着。正在着急，见他搁下笔，便和方才要把他们送官的那老头子说：“张伙计，你拨两个硬挣些的人，给我带上他俩，就这么个模样儿买瓦去，手里可带住他拉腿的那把绳，不怕他跑，也由不得他不走。有个闹累赘的，先叫他吃我五七拳头再去。”

那两个贼听了这话，只急得嘴里把老爷子叫得如流水，说情愿照数赔瓦，只求免得这场出丑。怎奈他不来理论这话，倒瞪着两只眼睛，摇头晃脑，指手画脚的，向那班贼交代道：“这话你们可得听明白了，人家本主儿算放了你们了，没人家的事，这全是我姓邓的主意。你们要不服，过了事几，只管到山东茌平县岔道口，二十八棵红柳树邓家庄去找我，我那里是个座北朝南的广梁大门，门上接一面黑漆金字匾，匾上有‘名镇江湖’四个大字，那就是我舍下。我在舍下候着。”

安老爷看他闹了这半日，早觉得君子不为已甚，这事尽可不必如此小题大作；只是他正在得意场中，迎头一劝，管取越劝越硬，倒从旁赞道：“九哥你这办法，果然爽快，只是家人们也闹了半夜了，也让他们歇歇，吃些东西，再理会这事不迟。”因和张进宝使了个眼色，吩咐道：“且把他们带到外头听着去。”张进宝会意，便带着众家人，七手八脚，一个一个拉住一把绳子，轰猪一般的，带出二门去了。这才得一甩手，蹙身上了台阶儿，进了屋子，他还嚷道：“我就不信咧，北京城里的贼，这么大字号，他会不认得邓九公！”褚大娘子道：“够了，咱们到那院里坐去，好让人家拾掇屋子。”安老爷、安太太也一面道乏，往那边让；那边上房里，早已预备下点心，无非素包子、炸糕、油炸菜、

甜浆、粥面、茶之类。众女眷随意吃了些，才去重新梳洗。邓九公这里，便和安老爷坐下，又要了壶荸荠枣儿酒，说：“昨日喝多了，必得投一投。”安老爷一面和他喝酒，只找些闲话来岔他，因说道：“老哥哥，我昨日一回家，就问你，说你睡了，怎么那么早就睡下呢？”邓九公道：“老弟，告诉不得你，这两天在南城外头，只差了没把我的肠子给呕断了，肺给气炸了。我越想越不耐烦，还加着越想越糊涂，没法儿回来，闷了会子，倒头就睡了。”安老爷道：“这话怎讲？我只说你城外听这几天戏，一定听得大乐，我正想问问老哥哥，也要听个热闹儿，怎么倒如此说？”他连连的摆手说道：“休提起，我这肚子闷气，正因听戏而起。我说话再不会藏性，我平日见老弟，你那不爱听戏，等闲连个戏馆子也不肯下，我只说你过于呆气；谁知敢则这桩事真气得坏人。”安老爷道：“想是唱戏唱得不好？”邓九公道：“倒不是在这上头。愚兄听戏，也就只瞧热闹儿，那戏儿一出是怎么件事，或者还许有些知道的，曲子就一窍儿不通了；到了昆腔，哼哼唧唧的，我更不懂；要讲那排场行头把子，可都比外省强，便是不好，大不过是个玩意儿，也没甚么可气的。我是被一班听戏的爷们，把我气着了。这一天是不空和尚的东儿，他先请我到了前门东里，一个窄胡同子里，一间门面的一个小楼儿，上去吃饭，说叫作甚么青阳居，那杓口要属京都第一。及至上了楼，要了菜，喝上酒，口味倒也罢了，就只喝了没两盅酒，我就坐不住了。”安老爷道：“怎么？”他又说道：“通共一间屋子，上下两层楼。底下倒生着个烘烘烈烈大连二灶，老弟你想这楼上的人，要坐大了工夫儿，有个不成了烤焦包儿的吗？急得我把帽子也摘了，马

褂子也脱了。不空和尚，他大概也瞧出我那难过来了，说：‘路南里有个雅座儿在，咱们挪过那边去坐罢。’我听说还有雅座儿，好极了，就忙忙的叫人提掇着衣裳和帽子，零星星星连酒带菜都搬到雅座儿去。及至下了楼，出了门儿，荡着车辙，过去一看，是座破栅栏门儿。进去里头脏里巴叽的两间头发铺，从那一肩膀来宽的一个夹道子挤过去，有一间座南朝北小灰棚儿，敢则那就叫雅座儿。那雅座儿，只管后墙上有个南窗户，比没窗户还黑；原来那后院子堆着比房檐儿还高的一院子硬煤，那煤堆旁边，就是个溺窝子，太阳一晒，还带着一阵阵的往屋里灌那臊轰轰的气味。我没奈何的，就在那臊味儿吃了一顿受罪饭。我说：‘我出去站站儿罢。’抬头一看，看见隔墙那三间大楼了，我才知道这个地方敢是紧靠着常请我给他保镖的那个缎行里。他老少掌柜的，我都认得，连他怀抱儿两小孙子儿，一个叫增儿，一个叫彦儿的，我也见过。早知如此，借他家的地方儿吃不好吗？老弟，你往下听，这可就要听戏去了。”

安老爷道：“我见城外头好几处戏园子呢，那里听的？”邓九公道：“我也没那大工夫留这些闲心，横竖在前门西里，一个胡同儿里头，街北是座红货铺，那园子门口儿，总摆那么个大筐，筐里堆着岗尖的瓜子儿。那不空和尚，这秃孽障，这些事全在行，进去定要占下场门儿的两间官座儿楼。一问，说都有人占下了；只得在顺着戏台那间倒座儿楼下窝撒下。及至坐下，要想看戏，得看脊梁。一开场，唱的是《俞伯牙操琴》，说这是个红脚色，我听他连哭带嚷的闹了那半天，我已经烦得受不了；瞧了瞧那些听戏的，也有咂嘴儿的，也有点头儿的，还有从丹田里运着气往外叫好儿

的，还有几个侧着耳朵，不眨眼珠儿的，当一桩正经事在那里听的。看他们那些样子，比那书上说的闻诗闻礼，还听得入神儿。这个当儿，那占第二间楼的听戏的可就来了。一个是高身量儿的胖子，白净脸儿，小胡子儿，嘴唇外头露着半拉包牙；又一个近视眼，拱着肩儿，是个瘦子。这两个人七长八短，球球蛋蛋的，带了倒有他娘的一大群小旦。要讲到小旦这件东西，更不对老弟你的胃了；愚兄老颠狂，却不嫌他。为甚么呢？他见了人请安磕头，低心小胆儿，咱们高了兴，打过来，骂过去，他还得没说强说、没笑强笑的哄着咱们，在他只不过为着那几两银子，怪可怜不大见儿的。及至我看了那个胖子的玩小旦，才知北京城小旦另有个玩法子。只见他一上楼，就拼上了两张桌子，当中一坐，那群小旦前后左右的也上了桌子，摆成这么一个大儿爷摊子。那个瘦子可倒躲在一边儿坐着。他们当着这班人，敢则不敢提小旦两个，都称相公，偶然叫一声，一样的二名不偏讳，不肯提名道姓，只称他的号。我正在那里诧异，又上来了那么个水蛇腰的小旦，望着那胖子，也没有个里儿表儿，只听见冲他说了两字，这两字我倒听明白了，说是肚香；说了这两字，也上了桌子，就尽靠那胖子坐下。两人酸文假醋的，满嘴里喷了会子四个字儿的匾。这个当儿，那位近视眼的，可呆呆的只望着台上。台上唱的，正是《蝴蝶梦》里的说亲回话，一个浓眉大眼、黑不溜秋的小旦，唧嘈了半天，下去了不大的工夫，卸了妆，也上了那间楼。那胖子先就嚷道：“状元夫人来矣！”那近视眼脸上那番得意，立刻就像真是他夫人儿来了。我只纳闷儿，怎么，状元夫人来到了北京城，也下戏馆子串店儿呢？问了问不空和尚，才知那个胖子

姓徐，号叫作度香，内城还有一个在旗姓华的，这要算北京城城里城外属一属二的两位阔公子；水蛇腰的那个东西，叫作袁宝珠，我瞧他那个大锣锅子，哼哼哼哼真也像他妈的个元宝猪；原来他方才说那肚香肚香，就是叫那个胖子呢！我这才知道小旦叫老爷，也兴叫号，说这才是雅。我问不空，那状元夫人又是怎么件事呢？他拱肩缩背的说：‘那个姓史叫作史莲峰，是位状元公子，是史虾米的亲侄儿。’我不知这史虾米是谁，他说那个黑旦，是这位状元公最赏鉴的，所以称作状元夫人。我只愁他这位夫人，倘然有别人叫他陪酒，他可去不去呢？

安老爷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岂有此理！”邓九公道：“你打量这就完了吗？还有呢！紧接着第一间楼上的，听戏的也来了。一共四个人，嘻嘻哈哈的，玩笑成一团儿；看那光景，虽是一把子紫嘴子孩子，却都像个世家子弟。一坐下，就讲究的是叫小旦，乱吵吵了一阵，你叫谁，我叫谁，柜上借了枝笔，他自己花了倒有十来张手纸开条子。可怜我见他那几个跟班儿的，跑了倒有五七遍，一个儿也没叫了来，落后从下场门儿里，钻出个歪不楞的大脑袋小旦来，一手纯泥猴儿指甲，到那间楼上来，望着他四个不是勾头儿，不像哈腰儿，横竖虽算请安，远离着呢，就栖在那个长脸儿的瘦子身边坐下。这一坐下，可就五个人玩笑起来了。那个瘦子，叫了那小旦一声梆子头，他就夸一声爪一声的道：‘吾叫梆子头，难道你倒不叫喷嚏吗？’还有那么肉眼凡胎溜尖的条嗓子的，不知又说了他一句甚么，他把那个的帽子往前一推，脑杓上就是一巴掌。我只说这个小蛋蛋子，可是来作窝心脚？那知这群爷们，被他这一打，这一骂，方才乐了。我可

就再猜不出他们到底是谁给谁钱了？

安老爷道：“这话大约是九兄你嫉恶太严，何至说得如此！”邓九公急了说：“老弟，你只不信？我此时说着，还在这里冒火！你再听罢，可就越出越奇了！第三间楼，坐着五个人，正面儿俩，都戴着困秋儿，穿着马褂儿，一个安庆口音，一个湖北口音，一时看不出是甚么人来。那三个不大的岁数儿，都是白毡帽，绿云子挖镶的抓地虎儿的靴子，半截儿皮袄，掩着怀，搭包倒系在头里，不但打扮得一样，连那相儿也一样，那光景像是亲弟兄。这班人倒不玩笑，只见他把那两个戴困秋的让在正面，他三个倒左右相陪，你兄我弟的讲交情，交了个亲热。我一看这五个人，不像一路哇，怎么坐得到一处呢？不空和尚这东西他也不知道，他说：‘那两个戴困秋里头，岁数大些那个赤红脸，姓虞叫虞太白；那一个鼻子上红糟糟的要长杨梅疮的，姓鹿，名字叫鹿亚元；连上方才唱摔琴的那个，此外还有一个，算四大名班里头，四个二簧硬脚。我才知道他两个也是戏子。我问他既唱戏，怎的又和那三个小车豁子儿坐到一处呢？不空和尚指了我一指头，他又摆了摆手儿，吐了吐舌头；问着他，他便不肯往下说了。老弟，你知道这起子人，到底都是谁呀？”安老爷道：“不唯不知，知之也不消提起，大不外‘父兄失教，子弟不堪’八个大字；但是养到这种儿子，此中自然就该有个天道存焉了。我倒怪九兄，你既这等气不过，何不那日就回来，昨日怎么又在城外耽搁一天呢？”邓九公道：“何尝不要回来，也是不空和尚闹的；他说明日有好戏，果然昨日换了一个和甚么班，唱的整本的《施公案》，倒对我的劲儿。我第一爱听那张桂兰盗去施公的御赐‘代天巡狩，如

朕亲临’那面金牌，施公访到凤凰张七家里，不但不罪他，倒叫副将黄天霸和她成其好事，真正宽宏大量，说得宰相肚子里撑得下船。”安老爷便道：“我的哥，那是戏呀！”他道：“老弟，这戏可是咱们清国的实在事儿呀！慢说施公的尽忠报国无人不知，就连那黄天霸的老儿——飞镖黄三太，我都赶上见过的，那才称得起绿林中一条好汉呢！”安老爷笑道：“然则这是真的，施公是好的？都是老兄你说的。”邓九公绰着胡子，瞪着眼睛说道：“怎的不真？真而又真！难道像施公那样的人，老弟你还看不上眼不成？”安老爷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怎的戏上张桂兰盗去施公的金牌，施公不罪他，老哥哥你道他是好？我家这等四个毛贼，摔碎了我几片子瓦，我要放他，你又苦苦的不准，是叫他赔定了瓦了，这是怎么个讲究呢？”邓九公听了，不觉哈哈大笑，直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说：“老弟，我敢是又叫你饶了去了。方才我因为他说得不认得邓九公这句话，其实叫人有些不平。如今你要放他，正是君子不见小人过，得放手时须放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咱们就把他放了罢！”安老爷这才叫张进宝来，放那班人。那班人还算良心不死，后来三个改过，作了好人，趁个小买卖儿。只有霍士道，因他哥哥不信作贼不曾得手，两个打起来，他一去咬下他哥哥一只耳朵来，到底告到当官，问了罪，刺配到远州恶郡去了。那安老爷家的房子，自有人照料修理。

自此邓九公又把围着京门子的名胜逛了几处，也就有些倦游，便择定日子，要趁着天气，回山东去。安老爷再三留他不住，只得给他料理行装。想了想，受他那等一分厚情，此事要一定讲到一酬一酢，不惟力有不能，况且他又是个便

家，转觉馈出无辞，义有未当！便把他素日爱的家做活计、内款器皿，以及内造精细点路菜之类，备办了些；又见天气冷了，给他作了几件轻暖细毛行衣，甚至如斗篷卧龙袋一切衣服，都备得齐整。安太太和金、玉姐妹，另有送褚大娘子并给她那个孩子的东西，又有给她那位姑奶奶带去的人事，老头儿看了十分喜欢。

这日正是安老爷同了张亲家老爷，带同公子在上房给他饯行。安太太便在西间，和褚大娘子话别，就请了舅太太、张亲家太太作陪，两个媳妇也叫入座。老头儿在席上，看着安老夫妻的这个佳儿，这双佳妇，鼎足而三，未免因羨生感，因感生叹，便在座上擎酒杯，望着安老爷说道：“老弟呀！愚兄自从八十四岁来京那趟，临走就和亲友们说过：‘我邓老九此番出京，大约往后没有再来的日子了。’谁想说说来，如今已八十八了，又走了这一趟。这一趟把往日没见过的世面也见着了；没吃过的东西也吃着了。这都是小事，还了了我们何家姑奶奶这么一个大心愿；又和你老弟多结了一重缘法，真是万般都有个定数。如今我们爷儿们，在这里吵闹了这一阵子，临走还承老弟弟夫人这样费心事，你我的交情，我闹不了那些虚客套了，照单全收不算外，我竟还有个贪心不足，要指名和你要宗东西，还有托付你的一桩事。安老爷连忙道：“老哥哥肯如此，好极了。但是我办得来的，弄得来的，必能报命。”他笑呵呵的干了那杯酒说道：“这话不用我托你，大约你也一定办得到。除了你，大约别人也未必弄得来。只是话到礼到，我说得在前。”因又斟上酒，端起来喝一口道：“老弟，你瞧愚兄啊，闰年闰月，冒冒冒的九十岁的人了，你我此一别，可不知那年再

见。讲到我邓老九，一个无名目白出身，两肩膀扛张嘴，仗老天的可怜，众亲友的台爱，弄得家成业就，名利双收，我还那些儿不足？只是一会儿价回过头来往后看看，拿我这么一个人，竟缺少条坟前拜孝的根，我这心里可有点子怪不平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安老爷便说道：“九哥你这话，我不以为然；洪范五福，只讲得个一曰寿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宁，四曰修好德，五曰考终命，不曾讲到儿子和作官两桩事上。可见人生有子或无子，作官或达或穷，这是造化积有余补不足的一点微权，不在本人的身心性命上说话；再我还有句话，不是呕老哥哥，要看你这老精神儿，只怕还赶得上见个侄儿，也不可知呢！”邓九公听了，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老弟那可就叫作六枝子拳，新样儿的没了对儿咧。”张老也说了一句道：“合该命里有儿，那可也是保不齐的。”不想座中坐着个褚一官，正是个六枝子，说落了典了。他听了只抿着嘴，低着头喝酒，又不好答岔儿。

这席上在这里高谈阔论，安太太那席上却都在那里静听。听到这里，舅太太便道：“九公这话，我就有点子不服；我不是个没儿子的，难道我这个干女儿，和你们这个大姑奶奶，还抵不得人家的儿子么？”安太太也道：“这话正是。”邓九公那边，早接口高声叫道：“好话呀！舅太太、弟夫人，我正为这话要说。”因向安老爷说道：“不但我这女儿，就是女婿，也抵得一个儿子；第一心地儿使得，本领也不弱，只不过老实些儿，没什么大嘴末子。为什么从前我在道上的时候，走一天拉扯他一天，到了我歇了业了，我也不叫他出去了？因为走镖的这一行，虽说仗艺业吃饭，是桩和小人作对头的勾当，不是条平稳路。老弟你只看着咱愚兄

这么个老坯儿，还吃海马周三那一合儿。所以我想着，将来另给他找条道儿，图个前程。论愚兄的家计，不是给他捐不起个白蓝顶子，那花钱买来的官儿，到底铜臭气，不能长久；以后他离了我了，设或遇见有个边疆上的机会，可得求下二叔，想个方法儿，叫他一刀一枪的巴结个出身，一样的和贼打交道，可就比较硬气了。这是一。”

安老爷道：“这话也算九哥多交代，老兄二百岁以前，果然我作个后死者，这事还怕不是我的责任？再说只要有机会，也不必专在你老人家二百岁后，交给我罢。请问要的那宗东西，是什么呢？”邓九公道：“这宗东西，比这个又关乎要紧了。老弟，不是我和你说过的吗？我自从十八岁，因一口气上，离了淮安本家，搬到山东在平落了籍，算到今日之下，整整儿的七十年，不但我的房地产土都在这边儿，连坟地我都立在这里了；二位老人家，我要请过来了，我算不想再回老家咧。到了我庆八十的这年，又有位四川木商的朋友，送了我副上好的建昌板，我那一头儿的房子也置下了。内囊儿的东西呢，你侄女是给我预备妥当了；什么时候说声走，我拔腿就走，跟着老人家乐去。我就只短这么一件东西，这些年总没张罗下；愚兄还带管是个怯壳儿，还不知这东西，我使得着使不着，得先讨老弟你个教。”安老爷道：“老哥哥你不必往下说，我明白了。你一定是要我一副吉祥陀罗经被。”那老头子听了，把头一扭嘴一撇道：“唔！我要那东西作什么呀？我听见说，都是那些王公子大人，还得万岁爷赏，才使得着呢。慢讲我这分儿使不着，就让越着礼使了去，也得活着对得起阎王爷，死了他好敬咱们，叫咱们好处托生啊！不然的时候，凭你就顶上个如来佛去，也是瞎

闹，陀罗经被就中用么？”

安老爷暗暗的诧异道：“不想这老儿，不读诗书，见理竟能如此明决。”因说道：“既如此，老哥哥你倒直说了罢！”只见他未曾开口，脸上也带三分恹色，才笑容可掬的说道：“我见他们那些有听头儿的人，过去之后，他的子孙，往往的来请那班名公老先生们，把他平日的好处，怎长怎短的，给他写那么一大篇子，也有说行述的、行略的、行状的，我也不知他准叫作什么。是说这些事，也不过是纸上空谈哪！可不知怎么个原故儿，稀不要紧的平常事，到了你们文墨人嘴里，一说就活眼活现的，那么怪有个听头儿的。到了劣兄，可又有个什么可写的？只是我一辈子功名富贵都看得破，只苦苦的愿意听人说一句：邓老九是个朋友。所以我心里想着，将来也要弄这么一篇子东西。这话要不是我从去年结识得老弟你这么个人，我也没这妄想了的。因为我往往的见那些好戴高帽的爷们，只要人给他上上两句顺他，自己就忘了他自己是誰了，觉着那人说的都是实话。这话除了我，别人带着全是不配。再不想那神童诗上说得好，别人怀宝剑，我有笔如刀。那文家子凭那管笔的厉害，比我们武家子的家伙还可怕。看不得面子上只管写的是好话，暗里魂消，挖苦了他的，还作春梦呢！老弟你知道的，愚兄这学问儿，本就有限，万一求人求得不当的，他再指东杀西，之乎也者的奚落我一阵，我又看不澈，那可不是我自寻的么？讲到老弟你了，不但我信得及你是个学问高不过、心地厚不过的人，我是怎么个人儿，你也深知。愚兄别的事是都就了，绍兴酒喝了；还记得那《古文观止》上，也不知那篇子里头，有这么的两句话，说：‘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

子也。’这两句话，可就应在你我今日了。如今我竟要求你的大笔，把我的来踪去路，实打实，有一句说一句，给我说一篇，将来我撒手一走之后，叫我们姑爷，在我坟头里给立起一个小小的石头碣子来，把老弟的这篇文章镌在前面儿，那背面儿上可就镌上众朋友好看我的‘名镇江湖’那四个大字。我也闹了一辈子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算是这么件事，老弟你瞧瞧行得行不得？”

读者再不想邓九公这等一个粗豪老头儿，忽然满口大段谈起文来，并且门外汉讲行家话，还被他讲着些甘苦利害，大是奇事！世有不读诗书的英雄，此老近之矣；更不想他又未能免俗，忽然的动了个名想，尤其大奇。然而细按去，那三代以下，唯恐不好名，这句话不是句平常话。名者，实之归也，只看从开天画卦起，教耕稼，造冠裳，至删诗书，定礼乐，赞《周易》，修《春秋》，这几桩实实在在的事，那一桩又不是个名想。只是想不想，其权在人；想得到身上想不到身上，其权可在天。天心至仁且厚，唯恐一物不安其所，不遂其生，怎的又有叫他想不到身上之话？殊不知人生在世，万事都许你想个法儿，寻些便宜，独到了这“才名”两字，天公可大大的有些斟酌，所以叫作造物忌才；又道是唯名与器，不可以假人。然则天心岂不薄于实而转厚于虚，不仁于人面转仁于物呢？不然，这大约就要看看那人的福命，可载得起载不起？古今来一班伟人，又何尝不才名两赋到了载不起。纵使才大如海，也会令名不终，否则浪得虚名，毕竟才无足取，甚而至于弄得身败名隳的都有。只这邓九公，充其量，不过一个高阳酒徒，又有多大的福命！怎的天公保全他一世，此刻还许他遇着这位安水心先生，要把

他成就，要名传不朽？要知只他那善善恶恶的性情，心直口快，排难解纷，救人之急，便是种福的根本。种了这段福，就许造这条命，才不才这个名字儿，天已经许他想得到手了。何况这老头儿，还不是个不才之辈呢。话虽如此说，又何以见得他名传不朽呢？且莫讲别的，只这位燕北闲人，一时闲得没事干，偶然把他采人《儿女英雄传》中，已经比那有友五人焉其中的三人，福命不同了哇！

安老爷听邓九公讲了半日，再不想他益发有这等见解，恰好这句话，又正搔着自己痒处，先端起酒来，一饮而尽，说道：“这更是我的事了。九哥你既专诚问我，我便直言不讳，你要这宗东西，也不必等到你二百岁后。古人朋友，相交忘形，有生为立传的，还有生吊月祭的；如今你我也不必作这骇人听闻的事，待我把老兄的平生事实，作起一篇生传来，索性请老兄看过了，将来再镌上那碣碑上。但是那块匾上的‘名镇江湖’四个字，只好留作个光耀门楣的用处，镌在碑上，却不合款，老哥哥你必要用，也不妨入这篇文章里，一并镌在碑阴上。”安老爷才说到这句，早不是他的意思了，嚷道：“喂！老弟，你给我的大笔，倒要弄到后面去，那正面可还配用什么呀？”安老爷拈着那小胡子，想了想说道：“依我的主意，那正面要从头到底，居中镌上清故义士邓某之墓的一行大字，老哥哥你道如何？”他才听完这句话，乐得把那桌子一拍，拍得桌子上的碟儿碗儿山响，说道：“着！着！着！是这么着！这话我心里可有，就只变不过这个弯儿来，真少不起你们这文字班儿的，就结了。”说着一叠连声儿的，叫快取热酒来，换大杯来。公子连忙站起来，用大杯亲自给他斟了一杯送过去。他也不管那酒的冷

热，双手端起来，咕嘟嘟一气饮尽，向安老爷照着杯告了个干，说道：“老弟呀！我邓振彪这就足咧！”

当下两席上见他这等豪饮，一个个都替他高兴，只有褚大娘子听见他父亲提到身后的事情，心中有些难过，勉强笑道：“人家二叔今日给送行，你老人家不说找个开心的兴头话儿说说，且提八百年后这些没要紧的事作甚么？这叫作清晨吃晌饭，早呢！”她只管满脸笑容那里这样说，却不禁不由得鼻子一酸，那说话的声音早已岔了。邓九公这边说道：“姑奶奶，这话你不懂，你过来，我说你听。”褚大娘子只得过这边来。安公子见了忙离席让座，连褚一官也站起来。张老才要谦让，被邓九公一把按住，说：“张老大你别动。”因和他女儿女婿说道：“你两个可别把这话看作没要紧。不是我同你二叔的交情，说不到这里；是这交情，不是你二叔这个人，也说不到这里；这才是八百年难遇的第一件兴头事。方才的话，你俩都听明白了，没别的，你两口子就至至诚诚的，给你二叔磕个头，算替我谢谢他。”女儿女婿果然转过身来，望着安老爷便拜了下去。慌得安老爷离座出席，忙拉起褚一官，又向褚大娘子作揖答礼，说道：“这礼从何来？这是你老人家的醉命了。”便回头向安太太道：“太太快让大姑奶奶归座去。”

这个当儿，金、玉姐妹早陪着过来，就便把她让了过去，安太太也出席相迎；不想她将走到席前，望着安太太又磕下头去。安太太连忙搀起来道：“姑奶奶，这是怎么说？就讲你二叔为你老人家，也是该的；可与我甚么相干儿，你行起这个大礼来？”褚大娘子站起来道：“我给老人家磕这个头，可另是一件事。我从在我们青云堡庄儿上见着你老人